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執中成憲卷三四

詳校官中書臣潘有為

編修臣倉聖脈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呂雲棟

校對官檢討臣郭寅

謄錄舉人臣李鈜

欽定執中成憲卷三

唐太宗皇帝

舊唐書貞觀元年陳君賓轉鄧州刺史州邑喪亂之後百姓流離君賓至纔期月皆来復業二年天下諸州並遭霜澇君賓一境獨免當年多有儲積蒲虞等州戶口盡入其境逐食太宗下詔勞之曰朕以隋末亂離毒被海内率土百姓零落殆盡州里蕭條十不

存一寤寐思之心焉若疚是以日昃忘食未明求衣
曉夜孜孜惟以安養為慮每見水旱降災霜雹失所
撫躬責己自慚德薄恐貧乏之黎庶不免饑餒傾竭
倉廩普加賑恤其有一人絶食若朕奪之分命庶寮
盡心匡救去年關内六州及蒲虞陜鼎等復遭亢旱
禾稼不登糧儲既少遂令分房就食比聞刺史以下
及百姓等並識朕懷逐糧户到遞相安養迴還之日
各有贏糧乃别賫布帛以申贈遺如此用意嘉歎良

深一則知水旱無常彼此遞相拯贍不慮凶年二則知禮讓興行輕財重義四海士庶皆為兄弟變澆薄之風敎仁慈之俗政化如此朕復何憂其安置房口官人支配得所並令考司録為功最養戸百姓不恡財帛已勅下者免今年調物宜知此意善相勸勉

太宗嘗嫌上封者衆不近事實欲加黜責魏徵奏曰古者立誹謗之木欲聞已過今之封事謗木之流也陛下思聞得失祗可恣其陳道若所言衷則有益於

陛下若不衷無損於國家太宗曰此言是也並勞而遣之

資治通鑑上謂侍臣曰吾聞西域賈胡得美珠剖身以藏之有諸侍臣曰有之上曰人皆知彼之愛珠而不愛其身也吏受賕抵法與帝王徇奢欲而亡國者何以異於彼胡之可笑耶

又曰朕有二喜一懼比年豐稔長安斗粟直三四錢一喜也北虜久服邉鄙無虞二喜也治安則驕侈易

生驕侈則危亡立至此一懼也

又曰人主惟有一心而攻之者甚衆或以勇力或以辯口或以諂諛或以姦詐或以嗜慾輻輳攻之各求自售以取寵禄人主少懈而受其一則危亡隨之此其所以難也

唐德宗皇帝

舊唐書王希全將赴靈州獻體要八章多所規諫德宗深納之乃著君臣箴以賜之其詞曰夫惟德惠人

惟辟奉天從諫則聖共理惟賢皇立有極駿命不易總萬幾以成務齊六合之殊致一心不能獨鑑一目不能周視敷求哲人式序在位於戲君之任臣必求一德臣之事君咸思正直何啟沃之所宜自古今而未得且以讜言者逆耳讒諛者伺側故下情未通而上聽已惑俾夫忠賢敗於凶慝譬彼輕舟烝徒楫之亦有和羹宰夫膳之孰云理國不自得師覆車之軌予甚懲而高以下升和由甘受惟君無良亦臣之咎

聞諸辛毗牽裾魏后則有禽息竭忠碎首勉思獻替
以平可否勿謂無傷自微而彰勿謂何害積小成大
事有隐而必見令既出而焉悔鼓鐘在宫聲聞於外
浩然涉水朕未有艾將負扆以虛心期盡忠而納誨
在昔稷契實匡舜禹近兹魏徵佐我文祖君臣協德
混一區宇肆予寡昧獲纘丕緒臣哉鄰哉爾翼爾輔
高秋始肅我武惟揚輟此禁衛殿於大邦戀闕方甚
嘉言乃昌是規是諫金玉其相辭高理要入德知方

總彼千慮備於八章宣父有言起予者商殷有盤銘周有欹器或戒以詞或警以事披圖演義發於爾志與金鏡而高懸將座右而同置人皆有初鮮愼厥終汝其夙夜期保朕躬無曰爾身在外而誠不通一言之應千里攸同導彼遐徐達予四聰華彝仰德時乃之功既往既来懷賢忡忡唱予和汝式示深衷

唐憲宗皇帝

舊唐書憲宗嗣位之初讀列聖實録見貞觀開元故

事竦慕不能釋卷顧謂丞相曰太宗之創業如此元宗之致理如此既覽國史乃知萬倍不如先聖當先聖之代猶須宰執臣寮同心輔助豈朕今日能獨為理哉自是延英議政晝漏率下五六刻方退

唐文宗皇帝

舊唐書詔曰儉以足用令出惟行著在前經斯為理本朕自臨四海愍元元之久困日昃忘食宵興疚懷雖文繡之飾尚愧茅茨之儉亦諭卿士形於詔條如

聞積習流弊餘風未革車服第室相高以華靡之制資用寶貨同啟於貪冒之源有司不禁侈俗茲扇蓋朕教導之未敷使兆庶昧於恥尚也其何以足用行令臻於至理與永念慙歎追茲申勅自今內外班列職位之士各務素樸弘茲國風有僣侈尤甚者御史糾上主者宣示中外知朕意焉

唐宣宗皇帝

資治通鑑上與宰相論元和循吏孰為第一周墀曰

臣嘗守土江西聞觀察使韋丹功德被於八州沒四十年老稚歌思如丹尚存詔史館修撰杜牧撰丹遺愛碑以紀之仍擢其子河陽觀察判官宙爲御史

後周世宗皇帝

資治通鑑詔曰朕於卿大夫才不能盡知面不能盡識若不採其言而觀其行審其意而察其忠則何以見器識之淺深知任用之得失若言之不入罪實在予苟求之不言咎將誰執

宋太祖皇帝

宋史令自今諸州歲受税租及筦榷貨利上供物帛悉官給舟車輸送京師毋役民妨農

帝一日罷朝坐便殿不樂者乆之左右請其故曰爾謂為天子容易耶早作乘快誤決一事故不樂耳

詔曰民生在勤所寶惟穀先王之明訓也朕奄宅中夏為之司牧睠乃億兆期臻富庶矧農桑之業為衣食之原今陽和在辰土膏脉起當播種之云始慮遊

惰之尚多茍力作之不勤則秋歛之何望諸州長吏等任居牧守職司勸課所宜敎率黎庶勉勵農功俾比屋之人服勞於南畝三時之務無失於西成極其藨蔉之勤用致茨梁之詠懋功信賞國典在焉

詔曰豐年之詠播於頌聲廣蓄之訓垂於載籍令三時不害百姓小康田里無愁嘆之聲壠畝有遺滯之穗州縣長吏等職司牧養義當勸率俾及歲穰各務儲積或值凶歉不至匱乏古者倉廪實禮節興所宜

禁民蒱博勿致遊惰戒其崇儉免於靡𣪚申嚴條教稱朕意焉

太祖召王昭素問治世養身之術昭素曰治世莫若愛民養身莫若寡欲太祖重其言書於屏風

通鑑永寧公主因侍坐與皇后同言曰官家作天子日久豈不能用黄金裝肩輿乘以出入帝笑曰我以四海為富宫殿悉以金銀為飾力亦可辦但念我為天下守財耳豈可妄用古稱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

下奉一人茍以自奉養為意使天下之人何仰哉當

勿復言

宋太宗皇帝

宋史上曰凡士未達見當世之務戾於理者則怏怏

於心及列於位得以獻可替否當盡其所蘊雖言未

必盡中亦當僉議而更之俾協於道朕固不以崇高

自恃使人不敢言也

又曰世之治亂在賞當其功罰當其罪即無不治謂

為飾喜怒之具即無不亂卿等慎之
謂宋琪等曰在昔帝王多以崇高自處顔色嚴毅左
右無敢質言者朕與卿等周旋欵曲商確時事蓋欲
通上下之情無有壅蔽卿等但直道而行無得有所
顧避
諭宰臣曰每閱大理奏案節目小未備移文案覆動
涉數千里外禁繫淹久甚可憐也卿等詳酌非人命
所繫即量罪區分勿須再鞫

謂宰相曰中外臣僚若皆留心政務天下安有不治者古人宰一邑守一郡使飛蝗避境猛虎渡河況能惠養黎庶申理寃滯豈不感召和氣乎朕每自勤不怠此志必無改易或云有司細故帝王不當親決朕意則異乎是若以尊極自居則下情不能上達矣

令內外官凡所舉薦有變節踰矩者自首則原其聮坐之罪

詔郡縣有治行尤異吏民畏服居官廉恪蒞事明敏

鬬訟衰息倉廪盈羡寇盜剪滅部内肅清若本道轉運司各以名聞當驛置赴闕親問其狀加旌賞焉其貪冒無狀淹延鬬訟踰越憲度盜賊競起部内不治者亦條其狀以聞當行貶斥

帝親選京朝官三十餘人自書戒諭之言於印紙曰勤政愛民奉法除姦方可書爲勞績且謂錢若水曰奉法除姦之言恐諸臣未喻因而生事可語之曰除姦之要在乎奉法

太宗幸國子監名孫奭講書至事不師古以克永世

匪說攸聞帝曰此至言也商宗乃得賢相如此耶因

咨嗟久之

詔曰古者振木鐸於路所以來四方之風謡設鼗櫓

於庭所以延羣臣之諫諍在朝内外官自今或知民

間利病及時政得失並得直言無隱

詔曰昔舜之有天下也選於衆而舉善人則不仁不

善者斯遠矣矧今提封至廣設官尤衆銓選既限於

常調英俊或沈於下僚俾振滯淹屬在倫類傳不云乎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朕當親覽而進之其令常叅官舉升朝官者各二人

通鑑帝遷守臣得楊延慶等十餘人命為知州因謂宰相曰刺史之任最為親民苟非其人民受其禍昔秦彭守潁川教化大行境内多瑞宋琪曰秦彭一郡守政善而天應之若此況君天下者乎

宋眞宗皇帝

宋史詔曰朕為民司牧罔敢逸豫冀聞闕政屢詔讜言而羣臣奏對罕有極陳得失豈詢求之未至何循默以自持其令御史臺諭內外官各上所見勿為顧避

宋仁宗皇帝

帝學經筵講尚書洪範五事帝曰王者之用五事皆本於五行乎王洙對曰王者治五行得其性則五事皆善故五事得則有休徵五事失則有咎徵是以聖

人克謹天戒以修其身帝曰人君奉天在於修德夙夜兢兢戒慎於未形尚恐不至必俟天有譴告然後修德此豈畏天之道也

宋史詔曰學猶殖也不學將落遜志務時敏厥修乃来朕慮天下之士或有遺也既以臨軒較得失而憂其屢不中科則衰邁而無所成退不能返其里閭而進不得預於禄仕故常數之外特為之甄采而狃於寛恩遂隳素業苟簡成風甚可恥也自今宜篤進厥

學無習僥倖

詔守令或貪恣耄昏以弛為寬以苛為察以增賦歛為勞以出入刑罰為能而部使者莫之舉劾自今其各思率職勿撓權倖勿縱有罪以稱朕意

詔曰國家設制策之科將博詢於鯁議有能規朕躬之過失陳宰相之闕遺糾中外之姦回斥左右之朋比述未明之機事貢無隱之忠謀以至臺省之官阿私而罔上郡國之吏專恣以濫刑或通受貨財潛行

請託或恃憑權勢敢事貪殘並許極言朕當親覽其
令百官遇起居日轉對在外臣僚亦許其實封以聞
詔曰夫和平醇一之政行則民休美之氣應險刻婾
薄之路啓則民戚慘之變生盖風化之感天下其猶
影響之相從也御史執法嘗為朕言宜深詔執事以
遏浮競之風其令中書門下務釆端厚忠實可以表
厲風俗之士並進於朝以啟廸朕心其詭激辯巧敢
涉朋比之迹者必行放棄之罰庶幾朝廷清明百異

消弭以起治平咨爾攸司其服朕命

詔曰朕惟善治之主以天下耳目為視聽而不自任其聰明耳目之官今臺諫之任也夫以四海之廣萬事之衆臺官數人不能以周知固將詢及士大夫而其間傾邪險害之徒不惟朝廷義理所在謂職在言責勢必施行輙狥已之愛憎倚依形似扇造語言以中善良豈朕所以圖治之意哉其令中書門下開儆百工務行敦實

通鑑輔臣以雨稱賀帝曰天久不雨朕每焚香上禱昨夕寢殿中忽聞微雷遽起冠帶露立殿下須臾雨至衣皆沾濕移刻雨霽再拜以謝方敢升階比欲下詔罪己撤樂減膳又恐近於崇飾虛名不若夙夜精心密禱敢受賀乎

宋神宗皇帝

宋史帝曰灌溉之利農事大本但陝西河東民素不習此苟享其利後必樂趨三白渠為利尤大有舊跡

可極力修治凡疏積水須自下流開導則畎澮易治

書所謂濬畎澮距川是也

詔曰傳曰近臣盡規以其榮恥與上同也今在此位

者視朕過失與朝廷政事之闕默而不言乃或私議

竊歎若以其責不在己夫豈皆習見成俗以爲當然

其亦有含章懷寶待倡而發者也今百度墮弛風俗

偷墮薄蝕災異譴告不一此誠忠賢助朕憂惕以創

制改法救弊除患之時宜令侍從官自今視朕過失

與朝廷政事之闕無有巨細各具章極言無隱噫言善而不用朕有厥咎道之而不言爾為不恭朕将用此攷察在位所以事君之實而明黜陟焉

宋高宗皇帝

言行録上曰人心國之本也雖有土地若失人心亦不可立國

宋史幸秘書監頒手詔曰士習為空言而不為有用之學久矣爾其勉修術業益勵猷為一德一心以共

赴亨嘉之會用丕承我祖宗之大訓顧不美歟

呂頤浩等以旱乞罷政帝賜詔曰與其去位曷若同

寅協恭交修不逮思所以克厭天心者

通鑑以黄庭堅所書戒石銘頒於州縣令刻石文曰

爾俸爾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難欺

宋孝宗皇帝

宋史詔曰獄重事也用法一傾則民無所措手足比

年以来治獄之吏巧持多端随意輕重之朕甚患焉

其自今革玩習之弊明審克之公使姦不容情罰必
當罪用迪於刑之中勉之哉毋忽

詔曰朕惟旱乾水溢之災堯湯盛時有不能免民未
告病者備先具也豫章諸郡縣但阡陌近水者苗秀
而實高仰之地雨不時至苗輒就槁意水利不修失
所以為旱備乎唐韋丹為江西觀察使治陂塘五百
九十九所溉田萬二千頃此特施之一道其利如此
矧天下至廣也農為生之本也泉流灌溉所以毓五

穀也今諸道名山川原甚衆民未知其利然則通溝瀆瀦波澤監司守令顧非其職歟其為朕相邱陵原隰之宜勉農桑盡地利平繇行水勿使失時雖有豐凶而力田者不至措手受獘亦天人相因之理也朕將即勤惰而寓賞罰焉

通鑑帝作敬天圖謂輔臣曰無逸一篇享國長久皆本於寅畏朕近日取尚書所載敬天事編為兩圖朝夕觀覽以自警省虞允文對曰惟陛下盡躬行之實

敬畏不已必有明效大驗帝然之

帝謂葉衡等曰朝廷用人止論其賢否如何不可有

黨如唐之牛李其黨相攻四十年不觧皆縁主聽不

明所以至此文宗乃言去河北賊易去朝中朋黨難

朕常笑之為人主者但公是公非何縁有黨又曰近

来士大夫好倡為清議此語一出切恐相師成風便

以趨事赴功者為猥俗以矯激沽譽者為清高駸駸

不已如東漢激成黨錮之風深害治體豈可不戒卿

等宜書諸紳

趙雄奏事上曰今夏蠶麥甚熟絲米價平可喜雄奏孟子語王道始於不饑不寒上曰近世士大夫好高論恥言農事徽有西晋風豈知周禮與易言理財周公孔子曷嘗不以理財為務

宋理宗皇帝

通鑑詔曰朕粤稽盛帝明王制治保邦曷嘗不以人材為先務蓋雖堯舜之法度文武之方策苟非其人

是廸是循則亦徒法而已故必賴濟濟之賢藹藹之士布列中外道德一而風俗同然後可望其舉行不悖相繼於長久也我國家舊設進士一科得人為盛三百年間所以保乂王家垂休億載者厥功茂哉奬久寖滋近年尤甚非無佳士頴出由此其選然窮經學古者或病於詞華植德勵行者難究其藴奥高才大器者往往局於纎悉繩墨之末是以官甚冗而才愈乏家殊俗而風益澆至於冐國法以苟營假儒官

而挾筴俚言亂雅勦説趨時使習之者反賊其良而取之者莫任其咎人情至此咸欲變通蓋披閱先朝名臣奏議其論取士之法非一惟程顥頤兄弟深明治道酌古準今綱條詳明用意肫切令三省詳議參酌其可行者條具以聞務於科舉令甲無大更張以妥安士心而於進士之外舉所以崇尚經術考察德行選用材能之道立為一代之典陶成四方之風庶幾豐芑之仁垂之萬世顧不美歟

金世宗皇帝

上諭左宣徽使敬嗣暉曰凡為人臣上欲要君之恩下欲干民之譽必虧忠節卿宜戒之

謂宰臣曰朕覩在位之臣初入仕時競求聲譽以取爵位亦既顯達即狥默苟容為自安計朕甚不取宜宣諭百官使知朕意

又曰朕已行之事卿等以為成命不可復更但承順而已一無執奏且卿等凡有奏何嘗不從自今朕旨

雖出宜審而行有未便者即奏改之或在下位有言
尚書省所行未便亦當從而改之毋拒而不從
上與親王宰執從官從容論古今興廢事曰經籍之
興其來久矣垂教後世無不盡善今之學者既能誦
之必須行之然知而不能行者多矣苟不能行誦之
何益女直舊風最為純直雖不知書然其祭天地敬
尊戚尊耆老接賓客信朋友禮意欵曲皆出自然其
善與古書所載無異汝輩當習學之舊風不可忘也

諭宰臣曰凡已經奏斷事有未當卿等勿謂已行不為奏聞改正朕以萬幾之繁豈無一失卿等但言之朕當更改必無吝也

尚書省奏擬同知永寧軍節度使事阿㕎為刺史上曰阿㕎年幼於事未練授佐貳官可也平章政事唐古安禮奏曰臣等以阿㕎宗室故擬是職上曰郡守係千里休戚安可不擇人而私其親耶若以親親之恩賜與雖厚無害於政使之治郡而非其才一境何

賴焉

謂宰臣曰帝王之政固以寛慈為德然如梁武帝專務寛慈以至紀綱大壞朕甞思之賞罰不濫即是寛政也餘復何為

謂宰執曰齊桓中庸主也得一管仲遂成霸業朕夙夜以思惟恐失人朕既不知卿等又不薦必俟全才而後舉蓋亦難矣如舉某人長於某事朕亦量才用之又言人之有幹能固不易得然不若德行之士最

優也

謂大臣曰國初風俗淳儉居家惟布衣非大會賔客未嘗輙烹羊豕朕嘗念當時節儉之風不欲妄費凡宮中之官與賜之食者皆有常數

謂宰臣曰朕觀唐史惟魏徵善諫所言皆國家大事甚得諫臣之體近時臺諫惟指摘一二細碎事姑以塞責未嘗有及國家大利害者豈知而不言歟毋乃亦不知也

有司奏重修上京御容殿上謂宰臣曰宫殿制度苟務華飾必不堅固今仁政殿遼時所建全無華飾但見他處歳歳修完惟此殿如舊以此見虚華無實者不能經久也今土木之工滅裂尤甚下則吏與工匠相結為姦侵尅工物上則户工部官支錢度材惟務苟辦至有工役纔畢隨即欹漏者姦獘苟且勞民費財莫甚於此自今體究重抵以罪

金章宗皇帝

金史詔戒諭尚書省曰國家之治在乎紀綱紀綱所先賞罰必信令乃上自省部之重下逮司縣之間律度弗循私懷自便遷延曠歲苟且成風習此為恒從何致理朝廷者百官之本京師者諸夏之儀其勗自今各懲已往遵繩奉法竭力赴功無枉撓以徇情無依違而避勢壹歸於正用範乃民

元太祖皇帝

元史太祖有訓欲治身先治心欲責人先責己

元憲宗皇帝

元史帝諭羣臣曰爾輩若得朕獎諭之言即志氣驕逸志氣驕逸而災禍有不隨至者乎爾輩其戒之

元世祖皇帝

元史世祖即位之初首詔天下國以民為本民以衣食為本衣食以農桑為本於是頒農桑輯要之書於民俾民崇本抑末

命宣撫司官勸農桑抑游惰禮高年問民疾苦舉文

學才識可以從政及茂才異等列名上聞以聽擢用其職官汙濫及民不孝弟者量輕重議罰

帝立御史臺以塔齊爾為御史大夫張雄飛為侍御史且戒之曰卿等既為臺官職在直言朕為汝君苟所行未善亦當極諫況百官乎汝宜如朕意人雖嫉妬汝朕能為汝地也

帝曰朕於廷臣有戇直忠言未嘗不悅而受之遵忤者亦未嘗加罪葢欲養忠直而退諛佞也

元仁宗皇帝

元史詹事院臣啓金州獻色壺瑿洞請遣使采之帝曰所寶惟賢色壺瑿何用焉若此者後勿復聞先是近侍言賈人有售美珠者帝曰吾服御雅不喜飾以珠璣生民膏血不可輕耗汝等當廣進賢才以恭儉愛人相規不可以奢靡蠹財相導言者慚而退

詔曰朕賴天地祖宗之靈篡承聖緒永惟治古之隆羣生咸遂國以乂寧朕夙興夜寐不敢怠遑任賢使

能興滯補闕庶其臻茲歛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朕之志也

帝曰夫法者所以辨上下定民志自古及今未有法不立而天下治者使人君制法宰相能守而勿失則下民知所畏避綱紀可正風俗可厚其或法弛民慢怨言並興欲求治安豈不難哉

顧謂侍臣曰卿等以朕居帝位為安耶朕惟太祖創業艱難世祖混一疆宇兢業守成恒懼不能當天心

繩祖武使萬方百姓樂得其所朕念慮在茲卿等固不知也

詔曰比歲設立科舉以取人材尚慮高尚之士晦跡邱園無從可致各處其有隱居行義才德高邁深明治道不求聞達者所在官司具姓名牒報本道廉訪司覆奏察聞以備録用又屢詔求言於下使得進言於上雖指斥時政並無譴責往往采擇其言任用其人列諸庶位以圖治功其他著書立言裨益教化啟

廸後人者亦斟酌録用著為常式云

欽定執中成憲卷四

明太祖高皇帝

洪武寶訓右御史大夫鄧愈等各言便宜事太祖覽之謂愈等曰治天下當先其重且急者而後及其輕且緩者今天下初定所急者衣食所重者教化衣食給而民生遂教化行而習俗美足衣食者在於勸農桑明教化者在於興學校學校興則君子務德農桑

舉則小人務本如是為治則不勞而政舉矣今卿輩所言皆國家之不可闕者但非所急卿等國之大臣於經國之道庇民之術尚當為予盡心焉

太祖與侍臣論及創業之難曰朕賴將帥之力掃除禍亂以成大業今四海漸平朕豈不欲休息以自娛然所畏者天所懼者民苟所為一有不當上違天意下失民心馴至其極而天怒人怨未有不危亡者矣朕每念及之中心惕然

又曰人主能以天下之好惡為好惡則公以天下之智識為智識則明

又曰人之常情多矜己能多言人過君子則不然揚人之善不矜己之善貸人之過不貸己之過

又曰萬事不可以耳目察惟虛心以應之萬方不可以智力服惟誠心以待之

太祖退朝顧謂翰林學士劉三吾曰朕歷年久而益懼者恐為治之心有懈也懈心一生百事皆廢生民

休戚係焉故曰慎一日惟恐弗及如是而治效猶有未臻甚矣為治之難也自昔先王之治必本於愛民然愛民而無實心則民必不蒙其澤民不蒙其澤則衆心離於下積怨聚於上國欲不危難矣朕每思此為之惕然

太祖将告祀南郊戒飭百官執事曰人以一心對越上帝毫髮不誠怠心必乘其機瞬息不敬私欲必投其隙夫動天地感鬼神惟誠與敬耳人莫不以天之

高遠鬼神幽隱而有忽心然天雖高所鑒甚邇鬼神
雖幽所臨則顯能知天人之理不二則吾之誠敬自
不容於少忽矣今當大祀百官執事之人各宜慎之
洪武四年命建奉先殿謂禮部尚書陶凱曰朕聞事
死如事生朕祖考陟遐已久不能致其生事之誠然
於追遠之道豈敢怠忽復感歎曰養親之樂不足於
生前思親之苦徒切於身後今歲時致享則於太廟
至於晨昏謁見節序告奠古必有其所爾其考論以

聞

謂侍臣宋濂等曰自古聖哲之君知天下之難保也故遠聲色去奢靡以圖天下之安是以天命眷顧久而不厭後世中才之主當天下無事侈心縱欲鮮克有終至於秦始皇漢武帝好尚神仙以求長生疲精勞神卒無所得使移此心以圖治天下安有不理以朕觀之人君能清心寡欲勤於政事不作無益以害有益使民安田里足衣食熙熙皡皡而不自知此即

神仙也功業垂於簡册聲名流於後世此即長生不死也夫恍惚之事難憑幽恠之説易惑在謹其所好尚耳朕常夙夜兢業圖天下之安其敢游心於此

謂侍臣曰人君不能無好尚要當慎之葢好功則貪名者進好財則言利者進好術則游談者進好諛則巧佞者進夫偏於好者鮮有不累其心故好功不如好德好財不如好廉好術不如好信好諛不如好直夫好得其正未有不治好失其正未有不亂所以不

可不慎也

謂羣臣曰謀國之道習於舊聞者當適時宜狃于近俗者當計遠患茍泥古而不通今溺近而忘於遠者皆非也故凡政事設施必欲有利於天下可貽於後世不可茍且惟事目前蓋國家之事所係非小一令之善為四海之福一令不善有無窮之患不可不慎也

又曰人有精金必求良冶而範之有美玉必求良工

而琢之至於子弟有美質不求明師教之豈愛子弟不如金玉耶葢師所以模範學者使之成器因其材力各俾造就朕諸子將有天下國家之責功臣子弟將有職任之寄教之之道當以正心為本心正則萬事皆理矣茍導之不以正為衆欲所攻其害不可勝言卿等宜輔以實學毋徒效文士記誦章句而已

太祖與儒臣論易至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曰人主職在養民但能養賢與之共治則民皆得

所養然知人最難若所養果賢而使之治民則國無虛禄民獲實惠苟所養非賢反厲其民何補於國哉故人主養賢非難知賢為難

謂秦府右相文原吉等曰蓄藥所以防病積貨所以防貧用賢所以輔德朕為諸子擇賢以為之輔爾等居左右宜朝夕規誨以成其德人情於大事或能謹之而常忽於細微夫細行不謹大德必虧姑息小過大愆必至故塞水者必於其源源塞而流絕伐木者

必於其根根斷而木拔矣說王有所違失爾若曰所失者小可勿言也則是大失將至俟其大失將至然後規之救有所弗及矣夫善雖小可以成名惡雖小足以亡身凡歴代賢王著名方册其臣亦皆賢者故能濟其美爾等職在輔導宜盡心所事

諭學士朱升等曰治天下者修身為本正家為先正家之道始於謹夫婦后妃雖母儀天下然不可使與政事至於嬪嬙之屬不過備職事侍巾櫛若寵之太

過則驕恣犯分上下失序觀歷代宮閫政由内出鮮有不為禍亂者也故内嬖惑人甚於鴆毒惟賢明之主能察之於未然其他未有不為所惑者卿等為我纂述女戒及古賢妃之事可為法者使後世子孫知所持守

太祖與侍臣論用人之道曰人主以明為治而不自用其明當取衆人之見以為明夫爝火之光豈勝於列炬衆人之見必廣於一人故用天下之賢才以為

治使天下之情幽隱畢達則明無不照而治道成矣

苟自作聰明而不取衆長欲治道之成不可得也

謂廷臣曰治國之道必先通言路言猶水也欲其長流水塞則衆流障遏言塞則上下壅蔽今予以一人而酬應天下之務非兼聽廣詢何以知其得失詩曰先民有言詢于芻蕘夫芻蕘至賤者也古人尚有取于其言況左右前後之人與共事者豈無一得之長乎諸公所建明當備陳之

諭侍臣曰毀譽之言不可不辨也人固有卓然自立不同于流俗而得毀者亦有謟媚狎昵同乎汙俗而得譽者夫毀者未必真不賢而譽之者未必真賢也第所遇有幸不幸耳人主能知其毀者果然為賢則誣謗之言可息而人亦不至於受抑矣知其譽者果然不肖則偏陂之私可絕而人亦不至於倖進矣問君子於小人小人未必能知君子鮮有不為所毀問小人於小人其朋黨阿私則所譽者必多矣惟君子

則處心公正然後能得毀譽之正故取人為難而知言為尤難也

諭羣臣曰古之賢君常憂治世而古之賢臣亦憂治君然賢臣之憂治君者君常安而明主之憂治世者世常治今土宇日廣斯民日蕃而予心未嘗一日忘其憂何也久困之民未盡蘇息撫綏之方未盡得宜卿等能同予之憂乎能同予憂庶幾格天心而和氣可致矣若徒竊位苟禄於生民之利病漫不加省卒

之禍敗隨至不可得而救矣可不懼哉

太祖與羣臣論民間事曰四民之業莫勞於農觀其終歲勤勞少得休息時和歲豐數口之家猶可足食不幸水旱年穀不登則舉家飢困朕一食一衣則念稼穡機杼之勤爾等居有廣廈乘有肥馬衣有文繡食有膏粱當念民勞大抵百姓足而後國富百姓逸而後國安未有民困窮而國獨富安者爾等其思佐朕裕民之道庶幾食祿無愧

太祖觀漢武帝紀顧謂翰林待制吳沈曰人君理財之道視國如家可也一家之內父子不異貲其父經營儲積未有不為其子計者父子而異貲家必隳矣君民猶父子也若惟損民以益君民衣食不給而君獨富豈有是理哉

太祖閱內藏慨然謂臣下曰此皆民力所供蓄積為天下之用吾何敢私苟奢侈妄費取一己之娛殫耳目之樂是以天下之積為一己之奉也今天下已平

國家無事封賞之外正宜儉約以省浮費

太祖謂侍臣曰淡泊可以養志儉素可以養德縱欲敗度奢侈移性故奇技哇淫皆役心損德之具朕觀

元世祖在位躬行儉樸遂成一統之業至庚申帝驕淫奢侈飫梁肉於犬豕致怨怒於神人故逸豫未終敗亡隨至此近代之事可為明鑒朕常以此訓諸子使知所警戒則可長保國家矣

命博士許存仁進講經史存仁講尚書洪範篇至休

徵咎徵之應太祖曰天道微妙難知人事感通易見天人一理必以類應稽之往昔君能修德則七政順度雨暘應期災害不生不能修德則三辰失行旱潦不時災異迭見其應如響箕子以是告武王以為君人者之儆戒今宜體此下修人事上合天道然豈特為人上者當勉為人臣者亦當修省以輔其君上下交修斯為格天之本

謂侍臣曰吾自起兵以來凡有所為意向始萌天必

垂象示之其兆先見故常加儆省不敢逸豫侍臣曰天高在上其監在下故能修省者蒙福不能者受禍太祖曰天垂象所以警乎下人君能體天之道謹而無失亦有變災而為祥者故宋公一言熒惑移次齊侯暴露甘雨應期災祥之来雖曰在天實由人致也又曰前代庸君暗主莫不以垂拱無為藉口縱恣荒寧不親政事孰不知治天下者無逸然後可逸若以荒寧怠政為垂拱無為帝舜何為曰耄期倦于勤大

禹何以惜寸陰文王何以日昃不食且人君日理萬幾怠心一生則庶務壅滯貽患不可勝言朕即位有年常以勤勵自勉未旦即臨朝晡時而後還宮夜臥不能安席披衣而起或仰觀天象見一星失次即為憂惕或量度民事有當速行者即次第筆記待旦發遣朕非不欲暫安但祗畏天命不敢故耳朕言及此者但恐羣臣以天下無事便欲逸樂股肱既惰元首叢脞民何所賴書云功崇惟志業廣惟勤爾羣臣但

能以此為勉朕無憂矣

太祖與侍臣論治身之道曰人之害莫大於欲欲非止於男女宮室飲食服御而已凡求私便於己者皆是也然惟禮可以制之先王制禮所以防欲也禮廢則欲肆為君而廢禮縱欲則毒流於民為臣而廢禮縱欲則禍延於家故循禮可以寡過肆欲必至滅身

侍臣進講尚書無逸篇太祖曰自昔有國家者未有不以勤而興以逸而廢勤與逸理亂盛衰所繫也人

君當存惕厲不可少怠以圖其終成王之時天下晏然周公輔政乃作是書反覆開諭上自天命之精微下至民生稼穡之艱難以及閭里小民之怨詛莫不具載周公之愛君先事而慮其意深矣朕每覩是篇必反覆詳味求古人之用心常令儒臣書於殿壁朝夕省閱以為鑒戒今日講之深愜朕心聞之愈益警惕

太祖頗聞公侯中有好神仙者悉召至諭之曰神仙

之術以長生為說而又謬為不死之藥以欺人故前代帝王及大臣多好之然卒無驗且有服藥以喪其身者蓋由富貴之極惟恐一旦身歿不能久享其樂是以一心好之縱使其術信然可以長生何故四海之内千百年間曽無一人得其術而久住於世者若謂神仙混物非凡人所能識此乃欺世之言切不可信人能懲忿窒慾養以中和自可延年有善足稱名垂不朽雖死猶生何必枯坐服藥以求不死況萬無

此理當痛絶之

太祖閲漢書謂侍臣曰漢高以追逐狡兎比武臣發縱指示比文臣譬諭雖切而語則偏重朕謂建立基業猶搆大厦剪伐斲削必資武臣藻繪粉飾必資文臣用文而不用武是斧斤未施而先加黝堊用武而不用文是棟宇已就而不加塗塈二者均失之為天下者文武相資庶無偏陂

諭戶部臣曰善為政者賦民而民不困役民而民不

勞故民力紓財用足今天下有司能用心於賦役使民不至於勞困則民豈有不足田野豈有不安爭訟豈有不息官府豈有不清如此則民豈有不受其福者乎民既受福為官長者亦得以享其福矣近来有司不以民為心動即殃民殃民者禍亦隨之茍能憂民之貧而慮民之困使民得以厚其生此可謂善為政也爾等勉之

太祖御謹身殿翰林學士劉三吾侍因論治民之道

三吾言南北風俗不同有可以德化有當以威制太祖曰地有南北民無兩心帝王一視同仁豈有彼此之間汝謂南方風氣柔弱故可以德化北方風氣剛勁故當以威制然君子小人何地無之君子懷德小人畏威施之各有攸當烏可槩以一言乎三吾悚服稽首而退

謂宰臣曰朕每燕居思天下之事未嘗一日自安葢治天下猶治絲一絲不理則衆緒棼亂故凡遇事必

精思而後行惟恐不當致生奸獘以殃吾民以此不敢頃刻安逸至於刑法尤所關心然此非一人所能獨理卿等皆須究心庶幾民無寃抑刑獄清省漢宣帝言獄者所以禁暴止奸養育羣生甚得用法之意卿等宜體之毋忽也

命刑部都察院斷事等官審録囚徒太祖曰録囚務在情得其真刑當其罪大抵人之隱曲難明獄之疑似難辨故往往有經審録尋復反異盖由審刑者之

失以至此耳故善理獄者在推至公之心擴至明之見則巧偽無所隠疑似無所惑自然訟平理直枉者得申繫者得釋茍存心失公聽斷不明是猶舍衡以求平掩鑑以索照獄何由得理事何由能直今命爾等審録囚徒務以公破私明辯惑毋使巧偽繁滋而疑讞不決生者拘幽於囹圄死者受寃于地下非惟負朕慎刑之心實違上天好生之意凡録囚之際必預先稽閱前牘詳審再三具實以聞

謂侍臣曰賞罰者國之大權人君操賞罰之權以御
天下一本於至公故有功者雖眄憎必賞有罪者雖
眄愛必罰賞以當功上不為德罰以當罪下不敢怨
不以小嫌而妨大政不以私意而害至公庶有以服
天下之心
太祖遣人諭大將軍徐達副將軍常遇春曰聞將軍
已下齊魯諸郡中外皆慶予獨謂勝而能戒者可以
常勝安而能警者可以常安戒者雖勝若始戰警者

雖安若履危夫屢勝之兵易驕久勞之師易潰能慮於敗乃可以無敗能慎於成乃可以有成必須周防謹密常若臨敵勿生懈怠為人所乘慎之慎之

征南將軍湯和移師進攻延平太祖遣使賫勑諭和曰軍中之事難於執一惟當以德服人必其負固弗順然後威以震之凡推德必先邇者邇者遠之所瞻示威必先大者大者小之所憑邇服則遠來大懾則小懼又曰若欲人不違己當使之以信欲人成功當

任之以專不信則令不一不專則權有所分矣凡此皆汝所短故特諭爾

太祖御奉天殿受朝賀大宴羣臣宴畢太祖見諸功臣進退有禮名前諭之曰朝廷之間以禮為主人之有禮如衣之有章朕聞元世祖命巴延阿珠二人平江南班師之日世祖遣儒臣許衡齎酒迎之兩人推讓莫肯先飲巴延曰阿珠之功當先酌阿珠曰巴延之功當先酌相讓者久之衡歎曰賢矣哉古有拔劍

擊柱而爭功者視此何如今觀卿等雖出身行陣而進退周旋不失禮度朕為之喜卿等能始終如此何患後世無稱道之者

命京衛將士練習武藝是時諸將率師平中原入關陜而將士之留京師者多安逸太祖諭之曰凡事必預備然後有濟先時濬流臨旱免憂已涸而汲沃焦弗及汝等當閑暇之日宜練習武藝不可謂無事便可宴安也夫溺於宴安者必至於危亡安而慮危者

乃可以常安又曰成功非易保禄尤難今國家之用人正如用車茍有齟齬不行即移載他車矣汝等其戒之諸將皆頓首謝

謂諸武臣曰治定功成頒爵授禄爾等享有富貴正當與賢人君子講學以明道理以廣見聞通達古今之務以成遠大之器豈可茍且自足止於武夫而已夫位隆而不知學徒長驕傲之心生今而不知古豈識成敗之跡古之良將皆文武相資爾等不可以為

兩途有識者必然吾言其次在從違之間其下者耳若不聞吾言諄切爾等其勉識之

太祖親閱武於教塲既罷諭諸將臣曰畜兵所以衛民勞民所以養兵兵民相資彼此相利今爾等無耕耨之勞而充其食無織紝之苦而足其衣是皆出於民也然無知之徒不知捍禦之道横起淩虐之心以害其民民受其害而至於困獘者是自損其衣食之本也不仁甚矣爾等勤勞建功皆已榮顯宜戒其縱

恣之心體朕恤下之意且貴能思賤富能思貧者善處富貴也憂能同其憂樂能同其樂者善體衆情也不違下民之欲斯能合上天之心合乎上天之心斯可以享有富貴矣

永道桂陽諸州蠻寇竊發命金吾右衛指揮同知陸齡率兵討之諭之曰蠻夷梗化自作不靖令命卿等討之軍旅之事以仁為本以威為用申明號令不可姑息號令明則士有勵心姑息行則人懷怠志士心

勵雖少必濟人志怠雖衆弗克所謂仁者非姑息所謂威者非殺伐仁以撫衆威以振旅則鮮有不克龡受命行皆討平之

諭省府臣曰爾諸大臣既受封爵進職位可謂尊顯矣當同心輔國以享禄位朕嘗思古之君臣居安不忘儆戒盈滿常懼驕縱兢兢業業日慎一日故能始終相保不失富貴大抵開基創業之主待功臣非不欲始終盡善如韓信彭越自不能保全其功深可惜

也至承平之後舊臣多有獲罪者究其所以葢其事主之心日驕富貴之志日淫以致於敗古人置欹器於座側正以戒其驕盈耳汝等宜戒慎之又謂都督府臣康茂才等曰汝等今成大功豈汝一人之能哉非軍士同心効力曷能致此切不可挾功驕恣輕忽下人若此則鮮有不敗者朕故拳拳為爾等言之古之人主待其臣下往往以權術駕馭不以至誠相感故易生猜疑今吾以直言告汝常相儆戒非止在於

汝身汝又當以朕意訓汝子孫則可與國同其長久矣

諭來朝守令曰朕設置百官各司厥職以分理庶務惟郡守縣令為牧民之官凡賦斂徭役訴訟皆先由縣次方至府若縣令賢明則賦斂平徭役均訴訟簡一縣之事既治則府可以無憂矣茍縣官貪虐以毒民或怠荒以廢事民間利病尸坐不聞不惟民受其殃府亦受其弊矣為府官者知其弊能繩其奸貪去

其闒茸請更賢者而任之則上下皆安矣若知而不舉上下蒙蔽雖苟且一時終必為其所累智人君子必能察於此矣爾等勿謂身居遠外朕不能知異日政績有聞必有嘉賞顧爾等為政何如耳

吏部奏用國子生十四人皆為六品以下官太祖諭之曰事君之道惟盡忠不欺治民之道惟至公無蔽凡一郡一邑之民必有飢寒不得其所者有獄訟究抑者有賢才不舉者有豪猾蠹民者汝等到任能不

為私欲所蔽人言所惑則方寸自明而諸弊可息一牽於私欲而惑於人言則冥然如坐暗室飢寒者無由獲濟寃抑者無由伸理賢才壅蔽而豪猾縱橫則為廢職矣古人有言人始入官如入暗室久而乃明明乃治汝等切記之毋為人蔽惑也

謂將臣曰用兵之道必先固其本本固而戰多勝少敗何謂本内是也内欲其實實則難破何謂實有備之謂也後世不知務此至有戰勝之餘遂忘武備往

往至於取敗人孰不曰天下平定之時可以息兵偃武殊不知治兵然後可以言息兵講武而後可以言偃武若晉徹州郡之備卒召五胡之擾唐徹中國之備終致安史之亂此無備之驗也夫當天下無虞之時正須常守不虞之戒然則武備其可一日而忘哉有御史自廣西還進平蠻六策內有曰立威太祖覽畢諭之曰汝說甚善但立威之說亦有偏耳夫中國之與蠻夷在制馭之何如蓋蠻夷非威不畏非惠不

懐然一於威則不能感其心一於惠則不能懾其暴惟威惠並行此馭蠻夷之道也古人有言以懐德畏威為强正以此耳

諭廷臣曰朕常命寺人發庫藏中古鏡十餘以鑑容貌多失真名冶工數人而問之莫能荅最後一人言曰鍛鍊不至範模不正故鏡體偏邪照人失真朕聞之惕然感悟夫鏡一物耳畧有偏邪乃不可鑑形人君主宰天下辨别邪正審察是非皆原於心心有不

正百度乖矣正心之功其可忽乎

明成祖文皇帝

大訓記各布政司府州官進表者辭歸上諭曰治天下者以天下之心為心治一方者以一方之心為心朕居君位夙夜念慮未嘗忘民每思飲食衣服百物之奉皆出民力民或有寒不得衣飢不得食勞不得息朕何忍獨安爾等皆以賢才為國家任牧民之職夫受人寄者當盡己之力為人上者當推己之心治

民之道惠養為急不害播種則民無飢不妨蠶桑則民無寒益民之衣食皆出己力未嘗仰給公家惟賴公家統理以免强凌衆暴之患耳爾等當明其利害順其好惡去其為惡之人則為善者自安懲其趨末之習則務本者自固况數年以来軍旅供給民勞為甚今略得休息正如病者初差宜保養調護若復勞擾病將愈深其歸戒之

周王橚来朝且獻騶虞百僚稱賀以為皇上至仁格

天所致既罷朝上謂侍臣曰適閲羣臣言不覺惕然
天下之大如一夫有怨豈得謂仁一念不誠豈能格
天朕方夙夜慚懼何可便謂騶虞是天降祥於朕侍
臣曰此天心真不偶然者上曰祥瑞之来易令人驕
是以古之明主皆遇祥自警未嘗因祥自怠警怠者
國之安危繫焉騶虞若果為祥在朕更當加慎
上御右順門覽奏牘時御案有鎮紙金獅欹側将墜
給事中耿通趨進移置案中上顧侍臣曰一器之微

置於危處則危置於安處則安天下大器也獨可置之於危乎尤須安之天下雖安不可忘危故小事必謹小不謹而積之將至大患小過必改小不改而積之將至大壞皆致危之道也

上顧諸將論用兵之法曰兵法云多算勝少算不勝葢用兵之際智在勇先不可忽也馭衆之道固須步武整肅進退以律然必將帥撫士卒如父兄于子弟則士卒附將帥亦如手足之捍頭目上下一心乃克

有濟至於同列尤湏和協一隊當敵則各隊策應左右前後莫不皆然譬如舟行遇風同舟之人齊力以奮波濤雖險靡不獲濟爾等勉之

明仁宗昭皇帝

大訓記刑部尚書金純左都御史劉觀等奏刑名畢

上諭之曰朕於刑法未嘗敢以喜怒增損卿等鞫獄之際亦當虛心聽察量其情實有罪不可幸免無罪不可濫刑持法明信則人有所畏而不敢犯若不明

其情而任己輕重或迎合朕意使人含寃抱恨者朕之所惡卿等其以為戒卿等皆國大臣非獨自己當存矜獄之心如朕一時過于嫉惡處法失中卿等更須執正毋以乖迕為慮朕不難于從善也

明史通政使請以四方雨澤章奏送給事中收貯帝曰祖宗令天下奏雨澤欲知水旱以施恤民之政積之通政司既失之矣今又令收貯是欲上之人終不知也自今奏至即以聞

明宣宗章皇帝

大訓記上諭吏部尚書蹇義等曰前命御史考察在外等官政欲任賢退不肖庶幾民受其惠近聞考察之官少能著實但信偏言更不博詢其有勤于職業因理公務不免施刑小人不喜誣為酷暴及致罷退庸濫之官綱紀不立人所狎玩或貪贓賄低首下氣依阿度日小人貪其易與乃更保留如此不當孔子曰衆好惡必察焉宜嚴戒飭之務盡至公毋使正人

受誣小人得志如或不當責有所歸

上御奉天門諭三法司官曰朕夜来觀周書立政篇有云式敬爾繇獄以長我王國此深有意味蓋能敬慎用刑不致枉濫則仁恩浹洽足以培固國本福祚豈不靈長今不必論效驗但當以敬為主有虞欽恤正是此意卿等宜夙夜勿忘

謂侍臣曰三代以下人主唐太宗善納諫當時之臣若魏徵王珪亦善諫故有貞觀之治宋太祖嘗曰唐

太宗受人諫疏常自引咎不以為耻不若己不為非使人無可諫二者孰是侍臣對曰宋太祖所言為優上曰宋太祖固是務本之論然人所行豈能皆是若禹聞善言則拜湯從諫弗咈改過不吝禹湯猶取善于人况其下者乎朕以為人君者當以太宗為法

明憲宗純皇帝

明史山西廵撫何喬新劾奏遲延獄詞僉事尚敬劉源因言凡二司不决斷詞訟者半年之上悉宜奏請

執問帝曰刑獄重事周書曰要囚服念五六日至于旬時特為未得其情者言耳苟得其情即宜決斷無罪拘幽往往瘐死是刑官殺之也故律特著淹禁罪囚之條其即以喬新所奏通行天下

明孝宗敬皇帝

寶訓上視學行釋奠禮御彝倫堂賜勅勉勵諸生曰朕惟自古帝王本綱常以致治必以學校為首務焉學校所以明人倫也孔子述經垂教莫先乎此我祖

宗奄有寰宇建學育材文教誕敷治化旁洽肆朕繼統之初聿遵成憲擇日視學祇謁先師孔子退即彝倫堂聽講經書因以勸勵師生夫治本於道道載於經所當講明而體行者舍綱常何以哉朕躬行圖治惟古帝王是期爾師生其亦以古之賢才是勵於經必究其精微之奥於綱常倫理必盡其允蹈之功藴之為德行措之為事業大足以尊主庇民次足以修政立事罔俾濟濟之咏專美有周則我明治化將與

唐虞於變時雍匹休矣欽哉故諭

勑刑部都察院大理寺曰朕惟刑以輔治用之貴得其平刑平則善有所勸惡有所懲而人心服天道和不平則不足以勸善懲惡而人心不服天道乖災變之來誠有不能免焉故特戒飭爾等各加敬慎仍行南京三法司及天下大小問刑衙門今後問刑之際務必存心以仁恕持法以公平察辭辨色詳審其情罪所當重者重之以懲惡毋務姑息而不顧縱惡長

姦之非罪所當輕者輕之以宥過毋事苛刻而致有抑鬱稱冤之歎其或證驗無憑情隠難明者尤當加意推究毋或傅致於一時而冀不坐罪于他日如此庶不背古聖人欽恤之訓而於朕刑期無刑之治亦有禆益焉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執中成憲卷五六

詳校官中書臣潘有為

編修臣倉聖脈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呂雲棟

校對官中書臣汪日章

謄録監生臣陸維新

欽定執中成憲卷五

唐虞

書益曰吁戒哉儆戒無虞罔失法度罔遊于逸罔淫于樂任賢勿貳去邪勿疑疑謀勿成百志惟熙蔡沈曰百志猶百慮也言方寸之間光輝明白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罔咈百姓以從己之欲無怠無荒四夷來王

益贊于禹曰惟德動天無遠弗届滿招損謙受益時

乃天道

皐陶曰都慎厥身修思永惇叙九族庶明勵翼邇可遠在兹蔡沈曰慎者言不可不致其謹也身修則無言行之失思永則非淺近之謀厚叙九族則親親恩篤而家齊矣庶明勵翼則羣哲勉輔而國治矣邇近也言近而可推之遠者正此道也盖身脩家齊國治而天下平矣

又曰無教逸欲有邦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蔡沈曰無教逸欲有邦者言天子當以勤儉率諸侯不可以逸欲導之也一日二日者言其日之至淺萬幾者言其幾事之至多也盖一日二日之間事幾之來且至萬

焉是可一日而縱欲乎

又曰天叙有典勑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蔡沈曰有庸當作五庸同寅協恭和衷哉蔡沈曰叙者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倫叙也秩者尊卑貴賤等級隆殺之品秩也言典禮雖天所叙秩然正之使叙而益厚用之使秩而有常則在我而已故君臣當同其寅畏協其恭敬誠一無間融會流通而民彝物則各得其正所謂和衷也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政事懋哉懋哉懋勉也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蔡沈曰明者顯其善畏者威其惡自我民明威蔡沈曰威古文作畏達于上

下敬哉有土蔡沈曰言天之聰明非有視聽也因民之視聽以為聰明天之明畏非有好惡也因民之好惡以為明畏上下天下民也言天人一理通達無間民心所存即天理之所在而吾心之敬是又合天民而一之者也有天下者可不知所以敬之哉

商

書仲虺曰德日新萬邦惟懷志自滿九族乃離王懋昭大德建中于民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垂裕後昆予聞曰能自得師者王謂人莫己若者亡好問則裕自用則小

伊尹曰今王嗣厥德罔不在初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于家邦終于四海

又曰嗣王祗厥身念哉聖謨洋洋嘉言孔彰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爾惟德罔小萬邦惟慶爾惟不德罔大墜厥宗蔡沈曰言勿以小善而不為萬邦之慶積于小勿以小惡而為之厥宗之墜不在大蓋善必積而後成惡雖小而可懼

又曰愼乃儉德惟懷永圖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度則釋蔡沈曰括矢括也釋發也言若虞人之射弩機既張必往察其括之合于法度然後發之則發無不

中矣

欽厥止率乃祖攸行惟朕以懌萬世有辭

又曰奉先思孝接下思恭視遠惟明聽德惟聰朕承王之休無斁蔡沈曰思孝則不敢違其祖思恭則不敢忽其臣惟亦思也思明則所視者遠而不蔽于淺近思聰則所聽者德而不惑于憸邪

又曰惟天無親克敬惟親民罔常懷懷于有仁鬼神無常享享于克誠天位艱哉德惟治否德亂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終始慎厥與惟明明后

又曰若升高必自下若陟遐必自邇無輕民事惟難

無安厥位惟危慎終于始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真德秀曰聽言之道當求義理之當不當順意見之偏苟合乎理雖逆吾意不可不從苟拂乎理雖順吾意不可不察

又曰君罔以辯言亂舊政臣罔以寵利居成功邦其永孚于休

又曰天難諶諶信也命靡常常厥德保厥位厥德靡常九有以亡

又曰非天私我有商惟天佑于一德非商求于下民

惟民歸于一德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

惟吉凶不僭在人惟天降災祥在德蔡沈曰僭差也惟吉凶不差在人者惟天之降災祥在德故也

又曰任官惟賢才左右惟其人蔡沈曰左右者輔弼大臣非賢才之稱可盡故曰其人

臣為上為德蔡沈曰為上為德左右厥辟也為下為民惟其人不曰君而曰德者兼君道而言也

為下為民其難其慎惟和惟一蔡沈曰難者難于任用慎者慎于聽察所以防小人也和者可否相濟一者始終如一所以任君子也

德無常師主善為師善無常主協于克一蔡沈曰克一者能一之謂也博而求之于不一之善約而

會之于至一之理此聖
學始終條理之序也
說苑伊尹曰王者得賢材以自輔然後治也雖有堯
舜之明而股肱不備則主恩不流化澤不行故明君
在上慎於擇士務於求賢設四佐以自輔有英俊以
治官尊其爵重其禄賢者進以顯榮罷者退而勞力
是以主無遺憂下無邪慝百官能治臣下樂職恩流
羣生潤澤草木昔者虞舜左禹右皐陶不下堂而天
下治此使能之效也

書傅說曰惟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后克聖臣不命其承疇敢不祗若王之休命蔡沈曰言君果從諫臣雖不命猶且承之況命之如此誰敢不敬順其美命乎

又曰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不惟逸豫惟以亂民亂治也惟天聰明惟聖時憲惟臣欽若惟民從乂蔡沈曰天之聰明無所不聞無所不見無他公而已矣人君法天之聰明一出于公則臣敬順而民亦從治矣

又曰慮善以動動惟厥時蔡沈曰善當乎理也時時措之宜也

又曰惟厥攸居政事惟醇蔡沈曰居止而安之義安于義理之所止也義理安于自然則一矣一故政事醇而不雜也

又曰非知之艱行之維艱王忱不艱允協于先王成德惟說不言有厥咎蔡沈曰王忱不艱言王忱信之亦不為難

又曰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于古訓乃有獲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蔡沈曰人求多聞者是惟立事然必學古訓深識義理然後有得

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允懷于茲道積于厥躬蔡沈曰遜其志如有所不能敏于學如有所不及虛以受人勤以勵己則其所修如泉始達源

源乎其来矣篤信而深念乎此則道積于身不可以一二計矣惟斆學半念終始典于學厥德修罔覺蔡沈曰斆教也言教人居學之半始之自學學也終之教人亦學也一念終始常在于學無少間斷則德之所修有不知其然而然者矣

周

書箕子曰人之有能有為使羞其行而邦其昌蔡沈曰羞進也使進其行則官使者皆賢才而邦國昌盛矣

又曰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

國人用側頗僻民用僭忒

三畧呂望曰軍井未達將不言渴軍幕未辦將不言倦軍竈未炊將不言饑與之安與之危故其衆可合而不可離以其恩素篤謀素和也

書召公奭曰不作無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貴異物賤用物民乃足

又曰不寶遠物則遠人格所寶惟賢則邇人安

又曰夙夜罔或不勤不矜細行終累大德為山九仞

功虧一簣

周公曰君子所其無逸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小人之依蔡沈曰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者以勤居逸也

逸周書周公曰王者所佩在德德在利民昌大在自克無過在數懲不困在豫慎見禍在未形除害在能斷安民在知過用兵在知時勝大患在合人心施舍在平心不幸在不聞其過福在受諫基在愛民固在親賢禍福在所密利害在所近存亾在所用尊在慎

威安在恭己

國語史佚曰動莫若敬居莫若儉德莫若讓事莫若咨

左傳周任曰為國家者見惡如農夫之務去草焉芟夷薀崇之薀崇積聚也絶其根本勿使能殖則善者信矣

又曰為政者不賞私勞不罰私怨

國語虢文公曰夫民之大事在農上帝之粢盛於是乎出民之蕃庶於是乎生事之共給共供也於是乎在

和協輯睦於是乎興財用蕃殖於是乎始敦龎純固於是乎成

左傳季梁曰夫民神之主也是以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故務其三時修其五教親其九族以致其禋祀於是乎民和而神降之福故動則有成

國語內史過曰國之將興其君齊明衷正齊齋也精潔惠和其德足以昭其馨香其惠足以同其民人神饗而民聽民神無怨故明神降之觀其德政而均布福

焉

曹劌曰夫惠本而後民歸之民和而後神降之福若布德於民而平均其政事君子務治而小人務力動不違時器不過用財用不匱莫不共祀是以用民無不聽求福無不豐

管子管夷吾曰凡牧民者欲民之可御也欲民之可御則法不可不審法者將立朝廷者也將立朝廷者則爵服不可不貴也爵服加於不義則民賤其爵服

民賤其爵服則人主不尊人主不尊則令不行矣法者將用民力者也將用民力者則祿賞不可不重也祿賞加於無功則民輕其祿賞民輕其祿賞則上無以勸民上無以勸民則令不行矣

又曰規矩者方圓之正也雖有巧目利手不如拙規矩之正方圓也故巧者能生規矩不能廢規矩而正方圓雖聖人能生法不能廢法而治國

又曰天子有善讓德於天諸侯有善慶之於天子大

夫有善納之於君民有善本於父慶之於長老此道法之所從來是治本也

又曰雖有明君百步之外聽而不聞間之堵墻窺而不見也而名為明君者君善用其臣臣善納其忠也信以繼信善以傳善君信而臣繼之君善而臣傳之是以四海之内可得而治

又曰天不為一物枉其時冬不為松柏不凋輟其霜雪夏不為蘼麥枯死止其雨露明君聖人亦不為一人枉其法天行其所行而萬

物被其利聖人亦行其所行而百姓被其利

又曰昔年七十九代之君法制不一號令不同然俱王天下者何也必國富而粟多也夫國富多粟生於農故先王貴之凡為國之急者必先禁末作文巧末作文巧禁則民無所游食民無所游食則必農民事農則田墾田墾則粟多粟多則國富國富者兵强兵强者戰勝戰勝者地廣是以先王知衆民强兵廣地富國之必生於粟也故禁末作止奇巧而利農事

又曰目貴明耳貴聰心貴智以天下之目視則無不見也以天下之耳聽則無不聞也以天下之心慮則無不知也

又曰天生四時地生萬財以養萬物而無取焉明主配天地者也教民以時勸之以耕織以厚其養而不伐其功不私其利故曰能予而無取者天地之配也

又曰天之道滿而不溢盛而不衰明主法象天道故貴而不驕富而不奢行理而不惰故能長守貴富久

有天下而不失也故曰持滿者與天

又曰國有四維一曰禮二曰義三曰廉四曰恥

又曰一年之計莫如樹穀十年之計莫如樹木終身之計莫如樹人

又曰人君泄則言實之士不進言實之士不進則國之情偽不竭於上

又曰夫民别而聽之則愚合而聽之則聖雖有湯武之德復合於市人之言是以明君順人心安情性而

發於衆心之所聚先王善與民為一體與民為一體

則是以國守國以民守民也

又曰天因人聖人因天

又曰公之所加罪雖重下無怨氣私之所加賞雖多

士不為歡

又曰明主之治國也其當賞者群臣不得辭也其當

罰者群臣不敢避也夫賞功誅罪所以為天下致利

除害也草茅弗去則害禾穀盜賊弗誅則傷良民夫

舍公法而行私惠則是利姦邪而長暴亂也行私惠而賞無功則是使民偷幸而望於上也行私惠而赦有罪則是使民輕上而易為非也夫舍公法用私意明主不為也

又曰錯國於不傾之地積於不涸之倉藏於不竭之府下令於流水之原使民於不爭之官明必行之路開必得之門不為不可成不求不可得不處不可久不行不可復錯國於不傾之地者授有德也積於不

涸之倉者務五穀也藏於不竭之府者養桑麻育六畜也下令於流水之原者令順民心也使民於不爭之官者使各為其所長也明必行之路者嚴刑罰也開必得之門者信慶賞也不為不可成者量民力也不求不可得者不強民以其所惡也不處不可久者不偷取一世也不行不可復者不欺其民也故授有德則國安務五穀則食足養桑麻育六畜則民富令順民心則威令行使民各為其所長則用備嚴刑罰

則民遠邪信慶賞則民輕難量民力則事無不成不強民以其所惡則詐偽不生不偷取一世則民無怨心不欺其民則下親其上

又曰人主之所以令則行禁則止者必令於民之所好而禁於民之所惡也民之情莫不欲生而惡死莫不欲利而惡害故令於生利人則令行禁於殺害人則禁止

又曰斷制五刑各當其名罪人不怨善人不驚

又曰疑今者察之古不知來者視之往萬事之生也異趣而同歸古今一也

又曰時者得天義者得人既時且義故能得天與人

又曰主不周密則正言直行之士危正言直行之士危則人臣黨而成羣

又曰凡民之從上也非從口之所言從情之所好者也上之所好民必甚焉明君知民之必以上為心也故置法以自治立儀以自正也

又曰心治是國治也治心在於中治言出於口治事加於民故功作而民從

又曰聽言之道勿望而距勿望而許許之則失守距之則閉塞

又曰凡人莫不欲利而惡害是故與天下同利者天下扶之擅天下之利者天下謀之天下所謀雖立必隳天下所扶雖高不危

又曰明主之道卑賤不待尊貴而見大臣不因左右

而進故無壅遏之患

國語晉文公問於郭偃曰始也吾以國為易今也難對曰君以為易其難也將至矣君以為難其易也將至矣

左傳胥臣曰敬德之聚也能敬必有德

熊旅曰民生在勤勤則不匱

又曰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衆豐財者也

豐財謂綏萬邦屢豐年也

國語王孫說曰聖人之施舍也議之其喜怒取與也亦議之是以不主寛惠亦不主猛毅主德義而已

范燮曰賢者寵至而益戒不足者為寵驕

又曰德福之基也無德而福隆猶無基而厚墉也其壊也無日矣

左傳臧孫紇曰在上位者灑濯其心壹以待人軌度其信可明徵也而後可以治人夫上之所為民之歸也上所不為而民或為之是以加刑罰焉而莫敢不

懲若上之所為而民亦為之乃其所也又可禁乎灑讀作洗

士弱曰政不可不慎也務三而已一曰擇人二曰因民三曰從時

子太叔問政於子產子產曰政如農功日夜思之思其始而成其終朝夕而行之行無越思思而後行如農之有畔言其次其過鮮矣

鄭人游於鄉校以論執政論其得失然明謂子產曰毀鄉

校如何子產曰何為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議執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毀之我聞忠善以損怨為忠善則怨謗息不聞作威以防怨欲毀鄉校即作威豈不遽止然猶防川大決所犯傷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決使道道通也不如吾聞而藥之也以為己藥石

又曰君子有四時朝以聽政晝以訪問夕以修令夜以安身

衛侯問北宮文子曰何爲威儀對曰有威而可畏謂之威有儀而可象謂之儀君有君之威儀其臣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故能有其國家令聞長世臣有臣之威儀其下畏而愛之故能守其官職保族宜家故君子在位可畏施舍可愛進退可度周旋可則容止可觀作事可法德行可象聲氣可樂動作有文言語有章以臨其民謂之有威儀也

晏嬰曰君令臣忠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柔姑

慈婦聽禮之經也君令而不違臣忠而不貳父慈而教子孝而箴兄愛而友弟敬而順夫和而義妻柔而貞姑慈而從婦聽而婉禮之質也

又曰君人執信臣人執恭忠信篤敬上下同之天之道也

又曰君所為可而有否焉臣獻其否以成其可君所為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而去其否是以政成而不干

晏子春秋晏嬰曰先王之立愛以勸善也其立惡以禁暴也昔者三代之興也利於國者愛之害於國者惡之故明所愛而賢良衆明所惡而邪僻滅

又曰古之聖王其行公正而無邪故讒人不得入不阿黨不私色故羣徒之卒不得容薄身厚民故聚歛之人不得行

又曰賢君之治國其政任賢其行愛民其取下節其自養儉從邪害民者有罪進善舉過者有賞其政刻

上而饒下赦過而救窮不因喜以加賞不因怒以加罰不從欲以勞民不修怨而危國上無驕行下無諂德上無私義下無竊權上無朽蠧之藏下無凍餒之民賢君之治國若此

左傳閔馬父曰禍福無門惟人所召

易孔子彖傳曰泰小往大來吉亨則是天地交而萬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朱子曰泰通也小謂陰大謂陽言坤往居外乾來居內

謙亨天道下濟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君子之終也朱子曰人能謙則其居尊者其德愈光其居卑者人亦莫能過

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而四時不忒聖人以順動則刑罰清而民服

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

天地感而萬物化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觀其

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時變化而能久成聖人久於
其道而天下化成觀其所恒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
矣
家人女正位乎内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義
也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父父子子兄兄弟弟
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
兑說也剛中而柔外說以利貞是以順乎天而應乎

人說以先民民忘其勞說以犯難民忘其死說之大民勸矣哉程子曰君子之道其說於民如天地之施感於心而悅服無斁故以之先民則民悅隨而忘其勞率之以犯難則民心悅服於義而不恤其死

天地節而四時成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

象傳曰天地交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程子曰裁成謂體天地交泰之道而裁制成其施為之方也輔相天地之宜天地通泰則萬物茂遂人君體之而為法制使民用天時因地利輔助化育之功成其豐美之利也如春氣發生萬物則為播種之法秋氣成實萬物則為收斂之法乃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輔助於民也民之生

必賴君上為之法制以教率輔翼之乃得遂其生養是左右之也

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

文言曰元者善之長也亨者嘉之會也利者義之和也貞者事之幹也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朱子曰以仁為體則無一物不在所愛之中故足以長人嘉其所會則無不合禮使物各得其所利則義無不和貞固者知正之所在而固守之故足以為事之幹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

繫辭傳曰勞謙君子有終吉此謙九三爻辭子曰勞而不伐

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語以其功下人者也德言盛禮言恭謙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朱子曰德言盛禮言恭言德欲其盛禮欲其恭也

不出戶庭无咎此節初九爻辭子曰亂之所生也則言語以為階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是以君子慎密而不出也

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民為非曰義朱子曰正辭便只是

分別是非

禮記孔子曰儒有內稱不避親外舉不避怨程功積事不求厚祿推賢而進達之不望其報君得其志苟利國家不求富貴其舉賢援能有如此者

又曰夫禮先王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

又曰張而不弛文武弗能也弛而不張文武弗為也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

又曰立愛自親始教民睦也立敬自長始教民順也

教以慈睦而民貴有親教以敬長而民貴用命孝以事親順以聽命錯諸天下無所不行

孔子侍坐於哀公公曰敢問何謂為政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君為正則百姓從政矣君之所為百姓之所從也君所不為百姓何從公曰敢問為政如之何孔子對曰夫婦别父子親君臣嚴三者正則庶物從之矣

子夏曰三王之德參於天地敢問何如斯可謂參天

地矣孔子曰奉三無私以勞天下子夏曰敢問何謂三無私孔子曰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奉斯三者以勞天下此之謂三無私

孔子曰下之事上也不從其所令從其所行上好是物下必有甚者矣故上之所好惡不可不慎也是民之表也

又曰民以君為心君以民為體心莊則體舒心肅則容敬心好之身必安之君好之民必欲之

孝經孔子曰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敬親者不敢慢於人愛敬盡於事親而德教加於百姓刑於四海蓋天子之孝也甫刑云一人有慶兆民賴之

又曰在上不驕高而不危制節謹度滿而不溢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也富貴不離其身然後能保其社稷而和其民人蓋諸侯之孝也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

又曰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經

而民是則之則天之明因地之利以順天下是以其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先王見教之可以化民也是故先之以博愛而民莫遺其親陳之以德義而民興行先之以敬讓而民不爭導之以禮樂而民和睦示之以好惡而民知禁

又曰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不敢遺小國之臣而況於公侯伯子男乎故得萬國之歡心以事其先王治國者不敢侮於鰥寡而況於士民乎故得百姓

之歡心以事其先君

又曰君子言思可道行思可樂德義可尊作事可法容止可觀進退可度以臨其民是以其民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故能成其德教而行其政令

又曰君子之事上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將順其美匡救其惡故上下能相親也

左傳仲尼曰政寛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糾猶攝也）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寛寛以濟猛猛以濟寛政是以和

又曰君子之行也度於禮施取其厚事舉其中斂從其薄

大戴禮孔子曰君子之道譬則防歟夫禮之塞亂之所從生也猶防之塞水之所從來也故以舊防為無用而壞之者必有水敗以舊禮為無用而去之者必有亂患凡人之知能見已然不能見將然禮者禁於將然之前而法者禁於已然之後是故法之用易見而禮之所為難知也若夫慶賞以勸善刑罰以懲惡

先王執此之正堅如金石行此之信順如四時處此之公無私如天地豈顧不用哉然曰禮云禮云者貴絕惡於未萌而起教於微渺使民日徙善遠罪而不自知也

又曰福莫長於無咎

又曰工女必自擇絲麻良工必自擇齋材賢君良上必自擇左右是故佚於取人勞於治事勞於取人佚於治事

又曰父之於子天也君之於臣天也有子不事父有臣不事君是非反天而倒行耶故有子不事父不順有臣不事君必刃

家語孔子曰御四馬者正六轡御天下者正六官同是車馬或以致千里或不及數百里以其所為進退緩急異也同是官法或以致平或以致亂者亦以其所為進退緩急異也

晏子春秋孔子曰古之善為人臣者聲名歸之君禍

災歸之身入則切磋其君之不善出則高譽其君之德義

賈誼新書孔子曰少成若天性習慣成自然

說苑孔子曰弓調而後求勁焉馬服而後求良焉士信慤而後求知能焉

韓詩外傳子路曰敢問持滿有道乎孔子曰持滿之道抑而損之子路曰損之有道乎孔子曰德行寛裕者守之以恭土地廣大者守之以儉祿位尊盛者守

之以卑人衆兵彊者守之以畏聰明睿智者守之以
愚博聞强記者守之以淺夫是之謂抑而損之
荀子顔淵曰鳥窮則啄獸窮則攫人窮則詐自古及
今未有窮其下而無危者也
大戴禮曾子曰君子成人之美朝有過夕改則與之
夕有過朝改則與之
又曰目者心之孚也言者行之指也作於中則播於
外也故曰以其見者占其隱者

又曰先憂事者後樂事先樂事者後憂事

又曰古者天子日旦思其四海之内戰戰唯恐不能

又諸侯日旦思其四封之内戰戰唯恐失損之大夫

士日旦思其官戰戰唯恐不能勝庶人日旦思其事

戰戰唯恐刑罰之至也是故臨事而栗者鮮不濟

又曰與父言言畜子與子言言事父與兄言言友弟

與弟言言承兄與君言言使臣與臣言言事君

又曰孝子善事君

又曰與君子遊苾乎如入蘭芷之室久而不聞則與之化矣與小人遊忒乎如入鮑魚之次久而不聞則與之化矣是以君子慎其所去就與君子遊如長日加益而不自知也與小人遊如履薄冰每履而下幾何而不陷乎哉

公羊傳公羊高曰君子之善善也長惡惡也短惡惡止其身善善及其子孫

子華子程本曰上下洞達而無疑是以天下和平天

下之所以平者政平也政之所以平者人平也人之所以平者心平也

荀子荀卿曰田野縣鄙者財之本也垣窌倉廩者財之末也窌窖也百姓時和事業得叙者貨之源也等賦府庫等賦以差等制賦也貨之流也故明主必謹養其和節其流開其源而時斟酌焉使天下必有餘而上不憂其不足如是則上下俱富交無所藏之是知國計之極也故禹十年水湯七年旱而天下無菜色者十年之

後年穀豐熟而陳積有餘是無他故焉知本末源流之謂也

又曰義與利者人之所两有也雖堯舜不能去民之欲利然而能使其欲利不克其好義也上重義則義克利上重利則利克義故天子不言多少諸侯不言利害大夫不言得喪士不通財貨從士以上皆羞利而不與民爭利樂分施而恥積藏

又曰公生明偏生闇端慤生通詐偽生塞誠信生神

夸誕生惑

又曰有治人無治法

陳囂問孫卿子曰先生議兵常以仁義為本仁者愛人義者循理然則又何以兵為孫卿子曰非汝所知也彼仁者愛人故惡人之害之也義者循理故惡人之亂之也彼兵者所以禁暴除害也非爭奪也

又曰刑當罪則威不當罪則侮爵當賢則貴不當賢則賤

又曰天不為人之惡寒也而輟冬地不為人之惡遼遠也而輟廣君子不為小人之匈匈也而輟行

又曰聖人無欲無惡無始無終無近無遠無博無淺無古無今兼陳萬物而中懸衡焉是以衆異不得相蔽也

又曰人心譬如槃水正措而勿動則湛濁在下而清明在上則可以見鬚眉而察理矣微風過之湛濁動乎下清明亂乎上則不可以得形之正也心亦如是

矣導之以理養之以清物莫之傾則足以定是非決嫌疑矣小物引之其正外易其心内傾則不足以察麤理矣

又曰以仁心說以學心聽以公心辨說教人也聽聽人之言也辨辨其是非也

又曰王者尚賢使能而等位不遺惜愿禁悍而刑罰不過使百姓曉然皆知為善於家而取賞於朝也為不善於幽而蒙刑於顯也

欽定執中成憲卷五